

傅聰版傅雷家書

傅
敏
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傅聪版傅雷家书 / 傅敏编.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2.6

ISBN 978-7-5399-5194-2

I. ①傅… II. ①傅… III. ①傅雷(1908-1966)-书信集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49834 号

书 名 傅聪版傅雷家书
编 者 傅 敏
责任编辑 姚 丽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80 × 965 毫米 1/16
字 数 312 千
印 张 22.5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5194-2
定 价 33.80 元

(凡印刷、装订错误可联系 0551-2659148 调换)

《傅雷家书》自一九八一年刊行至今已三十余载。三十年间,市面上的名家书刊行不绝,长销不衰的只有两本:《曾国藩家书》和《傅雷家书》。

《傅雷家书》系傅雷夫妇与长子傅聪间精神接触和思想交流的实录,由傅雷次子、傅聪胞弟傅敏选编。书信中思想的与精神的互动,营造了傅氏兄弟成长的家庭背景。傅雷曾自信地告知傅聪:“你别忘了:你从小到现在的家庭背景,不但在中国独一无二,便是在世界上也很少很少。”傅敏先生了解自己的父母和兄长,熟悉自己的家庭氛围,也是除傅聪外唯一遍览全部家书的当事人。因而,他所选编的《傅雷家书》更能体现自己的家庭背景,还原其真实,非他人能替代。

《傅雷家书》能够畅销至今,得力于傅敏先生的不断修订,更得力于历届青年学子的阅读推广。这不仅是“一部最好的艺术学徒修养读物”,也是“一部充满着父爱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子篇”——学子们,父母们,请你们一起翻开这本书。

本版家书中的外文译注和英、法文信由金圣华先生中译。

三原色图书编辑部

二〇一二年三月

目 录

傅雷先生百年诞辰家书纪念版序言 金圣华	003
不是前言的前言:傅聪家信	007
傅雷夫妇给孩子们的信暨傅聪家信摘录	
一九五四年	021
一九五五年	061
一九五六年	097
一九五七年	109
一九五八年	125
聪儿家信摘录(学习经过)	128
聪儿家信摘录(音乐讨论)	186
一九五九年	209
一九六〇年	212
一九六一年	232
一九六二年	284
一九六三年	310
一九六四年	319
一九六五年	332
一九六六年	347
代 跋 读家书,想傅雷 楼适夷	352
编后记 傅敏	359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二日，傅聪在香港大会堂举行独奏会。一如既往，会场上坐满了心仪演奏家超卓琴艺的听众，屏息静气中，期待着钢琴诗人的演出。

傅聪出场了，颇长的身影，在如雷掌声中，缓缓地，凝重地，一步一步走向钢琴；然后，又缓慢地，庄重地，扶着琴边，坐了下来；接着，他聚精会神，舒展双手，开始弹奏，一片洋溢诗情的乐韵琴声，迅即流泻出来，如清泉、如甘露，滋润了每一位听众的心田。

那天，傅聪弹奏的是德彪西的《英雄摇篮曲》、海顿的《c小调第33奏鸣曲，作品Hob XVI:20》、萧邦的《三首马祖卡，作品59》与《升F大调〈船歌〉，作品60》，以及舒柏特的《降B大调奏鸣曲，作品D960》。这些精致优美而又成熟复杂的乐曲，在演奏家倾注了生命力的演绎下，显得如梦如幻，如诗如歌，既活泼又典雅，既抒情又激昂。

演奏完毕，钢琴家再次扶着琴边，慢慢起身致意，徐徐步入后台。听众再次以如雷掌声，要求“再奏一曲”，傅聪亦不负众望，加奏一阙，令全场听众如痴如醉，尽兴而归。

这是一场扣人心弦的超水平演出，一切都完美无疵，唯独演奏家的行动似乎显得特别迟缓，“毕竟是岁月留痕了”，有的评论家事后说。

那天，众人只看到台前的精彩演出，而不知台后的动人故事。原来，傅聪在来港演奏前不足一周，不慎在成都机场摔了一跤，导致右边两根肋骨断裂，其痛楚可想而知。但是为了承诺，为了信誉，为了对艺术的追求与执著，他仍然坚决扶伤来港，忍痛演出。十二月二日在场聆听的观众，可有人知道钢琴家在琴键上十指如飞的演出时，每一个音符的弹奏，每一下指键的接触，是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忍受了多大的痛苦，才换取得来？

演奏完毕的台后，演奏家热汗淋漓，渗透了捆绑身上的医疗背心，这是国内医院为傅聪伤后特制的护甲。就是戴着这样的护甲，他坚持来港，坚持练琴，坚持演出且不让别人知道实况。“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是钢琴家身体力行的人生价值，早在当年父亲傅雷给他上第一课《论语》时，已深植心中。的确，对傅聪来说，艺术的大任既然放在眼前，个人的伤痛早已置诸脑后了。

曾经有人说，翻译是“戴着镣铐起舞”，那么，那天亲眼目睹的却是演奏家“戴着镣铐奏乐”。于是不由得不想起，傅雷与傅聪，这身为翻译家与演奏家的一父一子，在心灵上、精神上、思想行为上，真如一双互相映照的镜子，他俩之间的交流与共鸣，早在《傅雷家书》的字里行间已展露无遗了。

《傅雷家书》所刊录的，乃是傅雷与傅聪之间自一九五四至一九六六年间的书信。当年，这批书信，只是父与子之间的私人函件，执笔者从未想到日后会刊行成书，且风行各地，然而这毕竟不是寻常父子之间的闲话家常，而是两位特殊艺术家之间的心灵对话。

我们所看到的，除了为人父者对国外游子的无尽思念，无限悬挂，还有承载着中国知识分子千百年来民族大义，蓄满特殊一代共同记忆的时代反思。我们看到的，更是对文化的传承，对艺术的追求。艺术在最高层次上，是超越民族、不分畛域的，而吾人对生命的礼赞，对生命终极意义的探索与追求，也是永无止境、亘古常新的。正因为如此，《家书》中所体

现的,不仅是人间的挚爱与关怀,也是超越生命 (Larger than life) 的气魄与胸襟。

《家书》中所充盈的,是对自由的向往,对真理的追寻。父子之间共同呈现的乃是奔放的热情,激越焕发的生命力。傅雷曾经要求儿子“先做人,再做艺术家,……最后才做钢琴家”,他希望傅聪成为一位“德艺俱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人”,而今时今日我们看到的傅聪,的确已体现了《家书》所言的精神,不负父亲当年的期望——他的思想境界如此成熟丰沛,而艺术生命却是年轻而活力充沛的。

当年的傅雷,身处斗室,而心系家国,甚至遍及文化、艺术以及全人类的命运,这一切,都不会老,不会过时,不会因三五十年的光阴而变得褪色苍白。傅雷出生于一百年前,如目前仍然在世,已是一位白发幡然的世纪老人,无奈一九六六年那场时代的狂风骤雨,摧折了这棵枝叶扶疏的苍翠大树,如今,树已不在,然而它的影响力,却通过译著与家书的出版,而越来越强,历久弥新。

《家书》撰写于五十年前,半个世纪过去了,却在一代又一代有良知、有深度的读者心目中,如惠风吹拂迎风悬挂的风铃般,拨动了无数敏锐的心弦,使千千万万读者为之感悟、为之动容,为之一读再读,而每读必有所获。

傅聪曾经说过,傅雷童年时由寡母带大,在浦东乡下,孤独寂寞,偶尔看到窗外,春天时有一只蝴蝶飞来,已是童年最美的回忆了。如今,一个世纪之后,在众声喧哗、繁嚣扰攘的闹市中,却有许许多多既温柔又善良、既朴素又深刻的赤子,在争名逐利、追求物质的混沌中,力求众醉独醒而深感彷徨,但愿《傅雷家书》,犹如翩翩蝶影,能飞入千家万户的窗棂,慰藉落寞无告的心灵,为他们洗涤尘垢,点燃希望,激励他们对生命的真谛,重新探索与追寻。

《傅雷家书》把诞生于百年前的翻译家那一生的人品译德,铮铮风骨,披露在读者面前。假如当年没有文字的记载,就没有记印,没有传承,而傅雷与傅聪、傅敏父子之间的交流与共鸣,就如截断线的残迹,难以留存。

感谢傅氏昆仲,尤其是傅敏多年来孜孜不倦、钩稽史料,才使《家书》得以今日的面貌,呈现于世。

《傅雷家书》早已于一九八一年结集出版。自刊行以来,历时二十八载,先后印制七版。我曾经应邀为英、法文家书中译,也为全书所涉外文译注,因此,对全书来说,既是忠实的读者,也是参与其事的译者,这双重身份,使我对《家书》纪念版的刊行,更感到由衷的喜悦,特为之序。

金圣华

二〇〇八年一月二十七日

不是前言的前言：傅聰家信

这是「文化大革命」野蛮抄家后残存的傅聰家信——编者注

第一通

亲爱的敏弟：

首先让我对你道歉，隔了这么久才给你写信，我前不久是给你写了信的，可是我没有寄，因为我的心情非常坏，写的信尽出错，自己看了也讨厌。

我十月三十日才回到华沙，在莫斯科最后给拖住为苏中友协成立大会演出了。回来初期因为想到又要开会等等就心烦得要命。我太渴望着要投入到音乐中去了！最近我已正式开始工作，在弹 Prokofiev [普罗科菲耶夫]、Shostakovich [萧斯塔科维奇] 和 Schubert [舒伯特] 的 Sonatas [奏鸣曲]，都是新的，兴致很高，成绩很不错，所以我的心情也好多了。

国内的生活和国外的太不同了，假如要能在艺术上真有所成就，那是在国外的条件好得太多了，主要因为生活要丰富得多，人能够有自由幻想的天地，艺术家是不能缺少这一点的，不然就会干枯掉。我是还有许多问

题想不通的,我现在也不愿去想,人生一共才几何,需要抓紧做一点真正的工作,才能问心无愧。我实在需要安心下来,要是老这样思想斗争下去,我可受不了,我的艺术更受不了。

在苏联的演出非常成功,在列宁格勒简直是轰动,特别是 Prokofiev [普罗科菲耶夫],得到了最高的评价。节目单我要不到多的,一份寄到家里去了,苏联方面答应以后给我补寄,等有了再给你寄吧。

.....

我现在需要安静,我希望少一点人事的接触,这样好一点,我要安心工作。说老实话,我实在没有心思去解释什么,我没有什么可说的。

妈妈的信附上,谢谢你,我没有什么意见。

也许我的信很奇怪,也许有一股狂妄的味道;可是我自己觉得问心无愧,我不过是希望孤独一点,我要到音乐中去,不然我就不能问心无愧。再谈了,祝你好,不要为我的信不高兴!

聪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五日

第二通

亲爱的爸爸妈妈:

整整两个月没给你们写信了。心里其实常常挂念着,可是提不起笔来。我知道你们的心情也不好,我不愿再给你们添增烦恼。我心里一直没有能完全平静下来,究竟是为什么我自己也说不清,有的时候有一种万事皆空的感觉,沉重得很。最近有一个时期心情又特别坏,工作也不上劲,所以我就写不出信来。这几天安心了些,又开始好好上劲工作了。前天收到妈妈来的两封信,[系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和二十五日两信。]我心里更难过,我也说不出什么话来,我能说什么呢?

回波兰以后开了两次音乐会,一次在克拉可夫,一次在洛兹。克拉可夫弹的 Handel[韩德尔]以及 Honegger[奥涅格]的 *Piano Concerto*[《钢琴协奏曲》];洛兹弹的 recital[独奏会],节目是 Schubert[舒伯特]和 Prokofiev[普罗科菲耶夫],寄上节目单。音乐会的成绩都不错,评论都好。最近练 Bartok[巴托克]的 *Piano Concerto No.3*[《第三钢琴协奏曲》],快练出了,不久可能演出。

杰老师对我爱护备至,他有时与我讨论音乐问题,简直不把我当学生,而当做朋友,使我感动极了,新年是在他家里过的。

.....

至于说到作曲家,我最近最喜欢的第一是巴赫,巴赫太伟大了,他是一片海洋,他也是无边无际的天空,他的力量是大自然的力量,是一个有灵魂的大自然,是一个活的上帝。是巴赫使我的心平静,其实巴赫的虔诚没有一点悲观的成分,而是乐观的,充满了朝气,同时却又是那样成熟,那么有智慧。我每天早上起床,一定听一点巴赫的音乐,它好像能使我增加工作、生活的信心。

舒伯特,我仍然迷恋他,他是一个被遗忘了的世界,我最近弹的 *Piano Sonata in a min*[《a 小调钢琴奏鸣曲》],即 Richter[李赫特]在上海弹过的,自己弹了才越来越觉得它的伟大、深刻和朴素。

我也开始认识了萧斯塔科维奇。真是了不起的作曲家,我这儿有他的第一、第五和第十等三个交响曲,小提琴协奏曲和三个四重奏(第三、第四和第五),我最喜欢他的四重奏。他是近代作曲家中仅有的真正的音乐家之一,他写的都是音乐,他不为新奇而新奇,一切都出之内心,而且在他的音乐里,能找到一种深刻的信仰,像在巴赫、贝多芬身上可以找到的那种。他的四重奏极有深度,同时他又有些与莫扎特相通之处,有的时候是那么天真妩媚。

除了音乐,我的精神上的养料就是诗了。还是那个李白,那个热情澎湃的李白,念他的诗,不能不被他的力量震撼;念他的诗,我会想到祖国,想到出生我的祖国。

我的信会使你们高兴吗?我希望是这样。爸爸心烦的时候,是不是听

听音乐什么的,还是艺术能使人宽心。不多写了,祝你们高兴起来,身体好。

你们的孩子

聪

一九五八年一月八日

同时寄出一包信(爸爸来信),[即母亲在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信中交代的事。]一包节目单。

第三通

亲爱的爸爸妈妈:

我又好久没给你们写信了,当然心里常常是在挂念着的。今天收到你们的来信,很高兴,知道大家都平安,心里也就安了。

最近工作颇上劲,上星期在 Bydgoszcz[贝德戈什奇]演奏了 Bach[巴赫]的 *Piano Concerto in A* [《A 大调钢琴协奏曲》] 和 Schumann [舒曼] 的 *Piano Concerto in a min*[《a 小调钢琴协奏曲》],指挥是捷克人,叫 Tinsky[津斯基],到中国去过,大概就是那一位五六年在我的音乐会以后指挥上海乐队的,他不是个什么独特的指挥,可是个很 solid [扎实]的 musician[音乐家],跟他合作得很好。

巴托克的《第三钢琴协奏曲》也早已练出了,不久大概将演出。Shostakovich[萧斯塔科维奇]的 *Sonata*[奏鸣曲]也练出了。三月六日在学校里将有一次汇报演出,我将弹 Bach[巴赫]的 *Sarabande et Partita*[《萨拉班德和帕蒂德》],这是一个 variation [变奏曲]; Shostakovich [萧斯塔科维奇] 的 *Piano Sonata*[《钢琴奏鸣曲》]; Schubert[舒伯特]的 *Piano Sonata in a min*[《a 小调钢琴奏鸣曲》]; 和 Prokofiev [普罗科菲耶夫] 的 *Piano Sonata No.5* [《第五钢琴奏鸣曲》]。

‘最近工作成绩都还不错。

我想要练 Stravinsky[斯特拉文斯基]的 *Capriccio*[《随想曲》],真是很妙的作品,可是很难,主要是记忆难。萧斯塔科维奇已经够我受的了。最近我算了一下,在我的保留曲目里已经有二十支协奏曲了。

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 Philharmonia[爱乐团体]写信给杰老师,邀请我明年三月去演出,杰老师及学校共同写了一封信给使馆,征求他们同意,一直没有回信。学校及杰老师当然是竭力主张我去的,后来杰老师又写了一封信去使馆,隔了几天,接使馆回音,说国内回复要比比利时方面直接写信去音协。我不懂究竟为什么要兜这些圈子,难道文化部不能决定,倒要音协来决定吗?

杰老师为了我,希望我能出去演出,花了不少心血,他一片热心,同时当然也希望自己的学生能有机会为他争一分光,可是恐怕我们的领导很难体会他的这种心情吧!听说,曾有许多国家通过波兰的 Agency of Artists(文化交流组织)邀请我去演出,如伦敦、巴黎等。虽然波兰学校方面、音乐界方面都是主张我去演出的,但却无法解决。前几天遇见南斯拉夫全国演出协会的负责人,他说曾好几次向使馆提出邀请我去演出,但根本无回音。我想起在莫斯科曾遇见保加利亚文化部的一位处长,也说曾无数次向中国驻索菲亚大使馆提出邀请我去演出,但从无回音。这些事情都是令人难以理解的。我想置之不理,似乎并非我国外交上的传统!

Anosov[阿诺索夫]前星期去华沙演出,提起说苏联的国家交响乐队今年五月将去华访问,他很希望我能去和他们合作演出。他们去中国的时间一定不短,我若是五月底或六月初赶回国,还来得及。

前几天高教部长杨秀峰来波兰,连着几天我们大家都忙着开会听报告,以后要上政治课了,会恐怕是要更多了。

部长找我单独谈了话,对我颇有指责,说我骄傲,脱离政治,说起我在苏联时曾为了广播发脾气。事实上,是我在那里录音后,讲好了要听一遍,选择一下,最后再决定;约好了几次,电台方面都失信,害得我跑了好几次,我便有些火,在回来的路上,在翻译同志面前表现得很气,结果中国同学就反映到上头去了。当然,这样我是不对的,另一方面,可见做人该如何

小心。杨部长谈话时态度诚恳之极,使我不能不感动。后来我提起阿诺索夫的建议来,他倒表示颇为热心,说这是可以的。

其余就没什么可写的了,和声课进展尚快,练习很多,很需要花些时间,另外,我也去上了 Musical Literature[音乐文献]的课,我上的是三年级的课,专讲现代音乐。

再谈了,祝你们健康、愉快。

儿

聪^上

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寄上节目单等。关于国内音乐界也下乡劳动的情形,望来信告知。我无法理解钢琴家去劳动以后怎么办?难道改行?

第四通

此信系傅聪离开波兰前给父母的最后一封信——编者注

亲爱的爸爸妈妈:

我已经记不得最后一次是什么时候给你们写信的,反正很久很久了。我始终没有心情提笔,国内和国外迥然两个世界,要寻找共同的语言并非那么容易。对于我一个学音乐的人,心情的平静是太必要了,否则什么也干不成,所以我宁可暂时和国内那个世界隔得远些,至少争取把最后这几个月好好的利用。

今年六月底使馆找我谈话,说国内意见要我立刻回国(在那以前,一点也没有跟我提过回国的事),我说我没有意见,但希望使馆与波方商量。杰老师很伤心,他和校长给使馆写了信,希望至少考了毕业再回去,希望到明年二月,使馆又找我谈,我说我争取十一月以前考毕业,使馆才同意了。

最近就是练琴,我又参加 Dusznibi[达什尼比]的 Festival[音乐节],节目

是萧邦的 *Andante Spianato and Grand Polonaise* [《平稳的行板和大波洛奈兹》], 10 *Mazurkas* [《玛祖卡》], 4 *Ballads* [《叙事曲》]。节目很重,全是最近练的,连 Bis[加奏]的曲子都是新练的。现在马上要练 Beethoven[贝多芬]的 *Sonata* [奏鸣曲],要干的事多着呢,我想弹 Brahms [勃拉姆斯]的 *Piano Concerto* [《钢琴协奏曲》]考毕业,不知是否来得及。

我就是练琴,忙得很,将来的事想得很少,顾不得那么多了。

我没有什么可写的了,希望你们别为我担心,马家我写过两封信去,并无回信,不知是没收到还是生我的气。

祝你们身体好,心情愉快。

儿

聪^上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日

第五通

这是傅聪在南美巡回演出期间,于哥伦比亚的波哥大用七张明信片写就的信。——编者注

亲爱的爸爸妈妈:

从维也纳回伦敦,两天后就来南美,匆忙得不得了,尤其是因为 visa [签证]问题,南美国家办事官僚、糊涂,真是叫我走投无路。我十八日到 Caracas [卡拉卡斯]是晚上八点半,我从 London-Amsterdam-Paris-Madrid-Lisbon-Caracas [伦敦-阿姆斯特丹-巴黎-马德里-里斯本-卡拉卡斯],共十四个小时。来接我的当地负责人告诉我,音乐会就是当天九点,可是所有的南美给我的日程都是十九日。二十三日来哥伦比亚先到 Medellin[麦德林]开独奏会,然后是 Bogota[波哥大]弹斯特拉文斯基的《随想曲》。路途又复杂又不准时,实在是劳累之至,但这两个国家真是美,完全是黄宾虹山水画的味,人也可爱,女孩子美极了,但说英文的少极了,言

语不通真是苦,我买了一本西班牙文—英文字典,苦苦挣扎,也许两个月 tour[巡回演出]完了以后,也能扯几句洋泾浜西文了。所有的音乐会都是大成功,批评都是一致的赞扬,听众热情极了,Caracas[卡拉卡斯]要我九月里再去,Bogota[波哥大]要我下星期二再开一个独奏会。巴拿马也写信来,说 at all costs[无论如何,不惜任何代价]要我去开音乐会。我在阿根廷第一场音乐会是八月八日,明天晚上去电视台弹莫扎特的 *Piano Concerto in B flat, K 595* [《降B大调钢琴协奏曲》作品五九五号]。从七月三十一日至八月四日之间,可能还要挤出时间去巴拿马,现在尚未肯定。去阿根廷大约有七个音乐会,细节不得而知。巴西有四五个,然后去 Trinidad[特立尼达],Caracas[卡拉卡斯],牙买加的 Kingston[金斯敦],大约九月十天左右回伦敦。我从八月四日到八月二十五日都在阿根廷,以后就天天一个地方。

今天我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在 Bogota[波哥大]的一家书店里,买了一套八张唐寅的山水册页,我看一定是真迹,因为实在太好了。据说是以前在中国住了许多年的犹太人卖给他们的,我出了二百美金,我看是大便宜,它是我看到的古画中最精的精品之一。

南美真是令人激动,卡拉卡斯比纽约还要现代化,还要五光十色,可以看得出背后资源丰富,前途不得了,就是人太懒散。卡拉卡斯完全是从一九四八到一九五八十年内建起来的。世界真是大,看不完的新鲜事物,我们的国家假如能把门户开放一点,多吹吹外面的风,也许可以得益不少,智慧是每个民族都有的,为什么我们就这样自大呢?南美虽然大多数的人还是穷得不得了,可是怎么可能十年内建起如此豪华的城市,他们住的地方虽破烂,但出门都是坐汽车,卡拉卡斯汽车之多,连纽约也相形逊色,南美真是一个谜!

再谈了,祝你们好!

儿

聪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Bogota[波哥大]的独奏会不可能了,因为找不到场子。巴拿马三十一日